

如何面对人类的痛苦？

——今天人类的痛苦和二千年前相比
是增强了还是减弱了？

汤一介/[法]艾克沙维·李比雄

1997年7月15日

巴黎

艾克沙维·李比雄：

我刚写完一本书，谈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人类的人类化，即其区别于动物的诸方面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因素很重要：一个是痛苦，一个是死亡。人类从动物进化到人类，首先关注的是生存问题。当某种生产方式出现以后，人有了一些思想，就会考虑到：人到底是什么？人面临的痛苦是什么？公元前六世纪是一个微妙的时期。《旧约》先知的西方圣人，儒家、道家的东方圣人在这一时期都不约而同地考虑到痛苦和死亡的问题。

汤一介：

是的，二十世纪德国哲学家雅斯柏也曾谈到公元前五六世纪，希腊、中国、印度、犹太同时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如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犹太先知，他们为今天的世界文明奠定了基础。事实上，生死和痛苦两大问题始终是哲学和宗教最关注的两个问题。

艾克沙维·李比雄：

其实，公元前五至六世纪的变化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在此之

前，人类生活在一种不稳定的生活结构之中，如原始狩猎阶段，尚无完整的社会结构，生活中的困难不断增加，除此之外，还有人为的恶。埃及人在公元前两千年也曾考虑到人所带来的恶的问题，他们的哲学谈到人的尊严是什么，善恶是什么。

农业社会之后，人类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人类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今天，人处于一个新的断层。事实上，高科技的发展不断加重人类的痛苦。面临高科技的发展，人类需要超越自己，再定义自己。这是一种很大强度的痛苦。

汤一介：

是的，大自然曾给人类带来过很多痛苦，如公元前四千年的洪水。也有人为的痛苦如桀、纣为虐，给老百姓带来许多人为的痛苦。哲学家、思想家必须考虑如何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宗教也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公元前五至六世纪，中国主要思想家考虑的问题都是如何解救老百姓的痛苦的问题。当时社会混乱，“天下无道”。他们希望变“天下无道”的社会为“天下有道”的社会，以减轻老百姓的痛苦。

艾克沙维·李比雄：

您刚才提出的“天下无道”和“天下有道”的问题可以作为我们今天对话的一个主题。在我看来要完全消除人类的痛苦恐怕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更人道地减轻它。比较不同文化如何以人道的方式寻求减轻人类的痛苦是很有意义的。尤其是将两千年前人们对所关注的问题采用的思想方法与今天全景式的考察以及今天解决问题的思路作比较研究，对于今天不是单方面而是多层次地来考虑问题会有很多帮助。

汤一介：

减轻痛苦有不同的学说。首先是要使天下无道的社会变为天下有道的社会。孔子认为古代的礼乐制度到春秋末期已被破坏，已经没有内在精神而成为空洞的形式。孔子认为减轻社会痛苦的关键是要有“仁”，“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达人”。人作为一方，要把另一方作为和自己一样的人来看待。他希